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6月20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丽平
□ 编辑：向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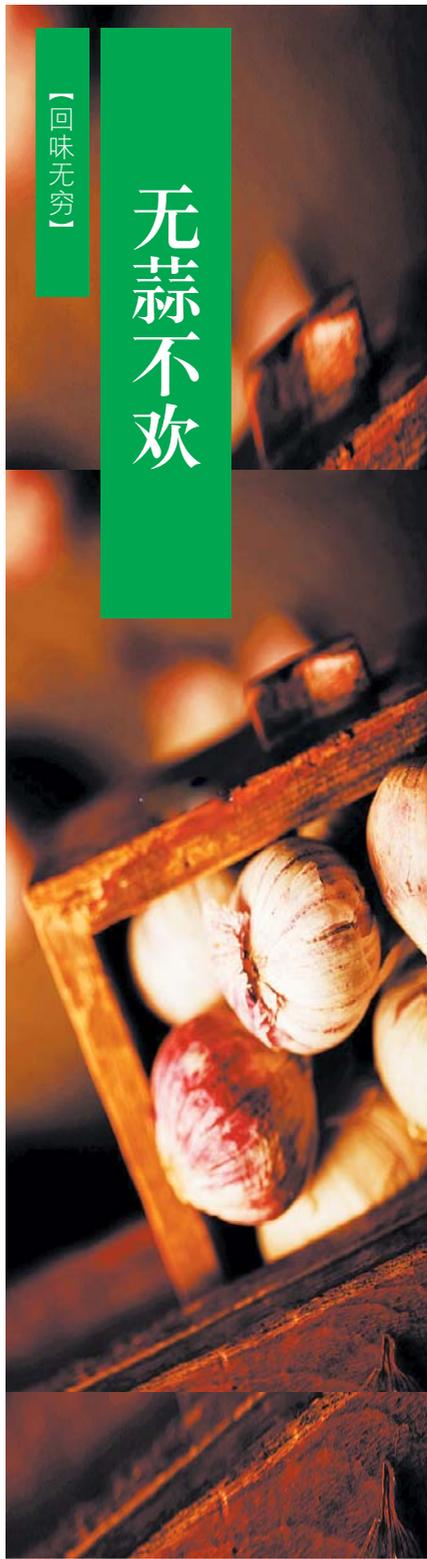
□ 许志杰

吃水饺，这是一件很隆重的事。大人各司其职，放下吃饭的桌子，围坐在一起，和面、调馅、擀皮，在欢声笑语中，一家人期待的饺子包好了，良辰吉时一到就可以添水烧火下饺子了。

山东人的餐桌上不能没有大蒜，吃饺子更是无蒜不欢。大人包饺子，剥蒜就是小孩子的活。小时候我干得不少。平时不到饭点基本不在家待着，满街地疯癫，在听见母亲喊着名字叫吃饭时才回来。家里包水饺就不敢出去了，一直在家候着，生怕晚了饭点误了吃饺子。其实我挺烦剥蒜，尤其到了冬天大蒜皮干透之后，与蒜瓣紧贴在一起，一点一丝往下抠，指甲下的嫩肉被辣得钻心疼。熟能生巧，后来知道剥蒜前用水泡一下或者用蒜槌子将蒜瓣敲破，剥蒜这活也就易如反掌了。我们家喜欢蒜泥加醋，因为醋的酸和蒜的辣，无论跟何种菜品做的饺子馅都不犯冲，保持各自的原汁原味。热气腾腾的饺子，蘸着辣味十足的蒜泥，加上一颗吃饺子激动的心，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。这是只有山东人吃饺子才有的样子。

可能很多人对于大蒜并无清晰的概念。首先，大蒜并非“古已有之”，它的原产地在古西域甚至更往西一带，也有可能最早是从南美洲传入中亚，此后步步东进。最早进入华夏地界，传说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，慢慢由西往东生长开来。一本《东观汉记》的书中记有：“李恂，为兖州刺史，所种小麦、胡蒜，悉付从事，无所留。”过去人们称西域一带的人为胡人，他们带来的物种也就姓“胡”了，如胡萝卜、胡椒，不一而足。就此断定，大蒜进入山东当在后汉时期。这位李刺史曾在张掖、武威做大守，把胡蒜带到齐鲁大地茁壮成长，养育了一方山东大汉，可谓功业卓著。是不是中原以左山东人最早吃大蒜不可测知，至少山东人保留了两千年喜食大蒜的饮食习性，而且成为中国种植大蒜的主产区。

其次，大蒜是北方越冬农作物生长时间最长之一种，几乎与冬小麦共时。惊蛰节气不久，我到菜市场见着新鲜大蒜，听有人问这是咱当地的吗？商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是的。这样的回答并非谎言，在蔬菜实现大棚种植之后，季节被搅乱，时令跟着感觉走，不要说惊蛰吃鲜蒜，即使冬至食用新鲜大蒜亦非妄言。但是，大蒜是有自己一条清晰的来路与成长历程的。秋冬之交为大蒜下种的最佳季节，把留好的种蒜小心翼翼分成单瓣，根系朝下，掐好前后左右间距，在耕耘平整、干湿恰当的地上，将其轻轻摁到土里。这颗下地的蒜瓣就是来年大蒜之父，肥美的土地就是大蒜之母。待到大蒜冒芽并缓慢长高，浇上头遍水，冬雪来临之前在蒜地盖上一层御寒的庄稼秸秆，像高粱、玉米、小麦的秸秆都行，之后再漫灌一遍水，就可安全过冬了。这层庄稼秆如同现在的塑料薄膜大棚，起到保暖、保湿、促长的作用。翌年开春，万物复苏，大蒜新芽萌动，此时把覆盖的庄稼秸秆清除出地，给即将拔高生长的蒜苗，亮出宽敞通风的利好空

【回味无穷】
无蒜不欢

【人间花木】

有阅历，才懂花木之美

□ 柳已青

春天的时候，有人在山师校友圈里发了文化东路山师校园里的海棠图，白色的花苞透着胭脂红，一簇簇，与新发的嫩叶相伴。群里的校友们七嘴八舌地回忆起海棠花开的校园，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往事。相约等疫情结束，回母校赏海棠。

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方红广场西侧的海棠。每年的盛花期，灿若云霞，那时，从树下走过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。懂得花木之美，还真得有点阅历。

我是当了父亲之后，才开始关注周围的花木。青岛市南区东部的小区，沿海带路的绿化带，常见西府海棠。四月上旬，一树含苞待放的海棠花，俏立于冬青或连翘灌木丛中。海棠花叶同时发出。新生的嫩叶，深绿色，有光泽。花未开时，花蕾红艳，似胭脂点点，开后则渐变粉红，如晓天明霞。海棠，总会吸引行人的眼睛。爱花的人们情不自禁，驻足欣赏，拿出手机拍摄。

2015年4月15日，向阳处的海棠已经开放。2016年4月9日，几朵性急的海棠，在前海的一场大雾中，悄然开放。比往年提前了几天。花看半开。我以为海棠含苞待放之时，最美！点点红色的花蕾，点点动人的春色，衬在绿色的叶子之中。海棠枝条挺拔，饱含无限生机。含苞待放的海棠，风韵独特，给人一种期待。唐末诗人郑谷（以《鹧鸪诗》得名，人称郑鹧鸪），在咏叹海棠的诗中说：“娇娆全在欲开时”。未开的花，带着晶莹的雨滴，又是另一种风情，“秾丽最宜新著雨”。

海棠和樱花一样，盛开之时，一树千花，花团锦簇，千朵万朵的花儿，把柔軟的枝条压

得低垂。海棠极尽繁复绚烂之美，令人屏息。花朵凋零，片片花瓣如同飞雪，洋洋洒洒，铺一地，让人不忍心走过去。花无百日红，风雨过后，绿肥红瘦。正是这样，一年四季，皆为美景。

移家刚搬到八大湖时，有一年春天，手中提着从菜市场买的嘎啦（蛤蜊）、八带以及新鲜的土豆、蒜薹，信步走到南京路第一幼儿园的铁栅栏外。那株海棠，伴随着孩童的读书声怒放，满树繁花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而幼儿园的庭院，飘下一地洁白的梨花花瓣，美得惊心动魄。打油诗曰：一树海棠映云天，一团嫣红入望眼。一地梨花飘清风，一阵书声盈耳畔。这阵阵稚嫩的童声之中，如何辨别得出，哪一个是自家宝贝，在诵读《三字经》。

就在年复一年海棠的花开花落之中，女儿长大了。上了小学。女儿上四年级时，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带她到八大湖中的一个公园玩。这个小公园里有体育健身器材，东南角有两株海棠。两株海棠树下有两个秋千。我和女儿，一人一个秋千，在满树盛开的花下，荡来荡去。午后的小公园静悄悄的，一阵清风吹过，海棠花瓣簌簌而下，在风中飘散，飞舞。落到地上。此情此景，美不胜收。我对女儿说，作首诗吧。女儿看着风中的海棠花瓣，信口道出两句。当时我觉得颇有才思和才情，时过境迁，怎么也回忆不起这两句诗。我写这篇文章时，问女儿，女儿也想不起来了。我说你想象一下，就在海棠花瓣飘落的树下荡秋千。“清风飘落海棠花，不知愁思落谁家。”大概是这样吧。谁知道呢。一个孩子，知道什么是愁呢？海棠盛开之时，春深似海。在飘落之时，落花流水春将去。花开则欣悦，花落则惆怅，这是人类普遍而自然的情感吧。片片飘零的海棠花瓣

间。浇水，施肥，精心护理，两个多月后的春夏交际，蒜薹脱颖而出。这是大蒜赠予人们的第一口美味，也是对精心呵护大蒜一个冬天安然无恙的主人的真挚谢礼。在我老家采收蒜薹叫做“蒂”蒜薹，应是“拔”的意思。是不是这个“蒂”拿不准，音是这样发的，有“瓜熟蒂落”之意。“蒂”过蒜薹，就是大蒜最后个把月的快速生长期，日期夜盼，种蒜人等待着丰收的喜悦。

大蒜浑身是宝，成长中的每个时期皆可入食。青春年少时的蒜苗，蘸着黄豆大酱或用大饼卷着吃，一股的青春气息。五花猪肉爆炒蒜苗，也是一盘佳肴，伴之米饭，狼吞虎咽。中年盛期的蒜薹吃法更多，洗净了生吃，稍带一点辣头，清脆爽口。次之是用开水一焯，加盐以及轻点豆花酱油和米醋，拌过一刻钟入味即食，还可以存放两三天，味鲜不打折。当然做法最多的还是炒蒜薹之类，肉炒、鸡蛋炒，各种小海鲜炒，五花八门，样样好吃。记忆深处，鸡蛋熬蒜薹是我一直追寻着的味道。那是麦收的季节，天干燥热，烈日炎炎之下的劳作，争分夺秒，抢抓抢种，不敢丝毫懈怠，中午饭常是各家做好了送到田间地头。正是蒜薹上好时，新鲜的鸡蛋、嫩翠的蒜薹，铁锅一熬，美味到无与伦比。接着收麦，一点不累。这是每年到季必做几次的一道美味。春末夏初鲜蒜上市，“一口鲜”将大蒜的正常生长期“咬”断了，为经济效益算计，也属聪明一招。我爱这口，尽管最初鲜蒜的价格一度达到极值，却丰富了大蒜的花样年华，拉长了鲜蒜食用周期。与鲜蒜对味的是小米面窝头，香气鲜美，每饭必吃。肥而不腻的熟猪头肉与大蒜同样很投脾气，隔三岔五解解馋。

蒜生四季，历经秋冬春夏，摄取四季之精华，涵养天地之气神，具备人体康健必需的营养成分，尤以消毒抗菌壮骨为最。根据地域气候不同，大蒜的收获季从西往东延伸，大概与小麦收割的时间差不离。有地方是收了小麦再收大蒜，有的则反之。我老家昌潍一带就是先收小麦再“拔蒜”，从而留下麦收季节吃鸡蛋熬蒜苔的幸福回忆。趁大蒜刚出土，腌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各家口味不一，腌蒜所用材料不尽相同，有的盐配醋、酱油，有的是配糖，吃涮羊肉火锅的糖蒜即是。山东人喜食大蒜，受益于大蒜。走遍天下，只有山东人的饭桌上摆着大蒜。小孩闹肚子，吃几颗烧熟的蒜瓣，保准管用。无论身在何地，只要听到“服务员，有大蒜瓣吗”，那必定是山东人在呼唤。看过一篇文章，说山东人和上海人一样爱吃海边的毛蚶，山东人叫毛嘎啦（蛤蜊）。上海却有一年突然因食毛蚶而爆发甲肝，查明原因，山东人天生食毛嘎啦，即便吃也是就着大蒜下咽。前些年出国必带两样，一是五香花生米，再是大蒜头。无论饭食合不合口味，有这两样在，走遍天下都是家的味道。

随着时代之变大蒜吃法翻新，迎合现代理念的黑蒜、大蒜营养素，甚至有了无味的大蒜。和善的山东人不会拒绝。但我说，任凭翻天覆地，山东人大口吃蒜的习惯不会改变，大蒜那股特有的味道，就是山东人特有的气质所在。

上，写着春愁与离恨。

海棠花美得浪漫，天生与诗人相宜。梁任公赠徐志摩一副联语：临流可耐清癯，第四桥边，呼棹过环碧；此意平生飞动，海棠影下，吹笛到天明。梁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解释：“此联极能表徐志摩的性格，还带着记他的故事。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，别有会心。又常在海棠花下作诗作个通宵。”

徐志摩是在西府海棠下作诗，还是在垂丝海棠下作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两种海棠，都是诗的良媒。

垂丝海棠树冠疏散，花梗细长，紫红色，而西府海棠的花梗稍短，青绿色。垂丝海棠开放后，花朵下垂，随风摆拂，别有情趣。

西府海棠和垂丝海棠，各种情态，都极具美感。王象晋在《群芳谱·花谱》写道：“海棠盛于蜀，而秦中次之，其株偃然出尘，俯视众芳，有超群绝类之势，而其花甚丰，其叶甚茂，其枝甚柔，望之绰约如处女，非若他花冶容不正者比，盖色之美者惟海棠，视之如浅绛，外英英数点如深胭脂，此诗家所以难为状也，以其有色无香，故唐相贾耽着花谱，以为花中神仙。”

古代诗人多在海棠开时雅集，作诗，作画，饮酒，清谈。有姿艳柔婉的花中仙子相伴，诚为人生一大赏心乐事。

